

睦堂文集



道光壬寅年開鐫

徐睦堂先生集

文集

甲篇共六十卷

詩甲集三十四卷

乙集

五卷賦一卷

試體詩一卷

時文十二卷

別集四十六卷

內南豐縣續志節錄二十四卷

分纂永豐縣志二十二卷 尚未完刻

送徐東松歸永豐序

今世修辭之士以萬計然能庶幾乎秦漢唐宋人之文而不特於六經之旨者或連郡累縣而不得一人以爲非

功令之所尚而不盡然也今古體詩樂府駢儷文字亦何與於功令而世攻之者相望蓋是數者求其至固亦甚難而猶可以巧慧綉飾獵於其間而古體文非講明乎先王之道術實有所得於中則無以昌其言而與於作者之林故世皆畏而遠之也然則當吾世而論道德之歸固將必於能治古文者是屬故姬傳姚先生嘗謂能爲古文者必天下之豪傑詎不信哉余少嘗有志於是質薄力弛人事紛擾屢進輒輟無以自異於畏而遠之者顧平居憤

序

憤悱悱此志未熄期得講明切究於載道之言者相與扶掖而鐫切之或者策勉於萬一於以明道而成業以免於小人曲士之歸而乃得之徐子東松憶甲戌之秋余與東松始相見也時東松之文已巽然而出類矣而一二日卽別去不得罄其藏時相思慕而苦不得值令茲東松應分修省志之聘而來其文則進而益上清深而闊肆與博而紆徐洵所謂有得於中者所居與余相去又近余竊自幸得晨夕過從論議上下利其有以益於余而東松又予子然以去矣十年之思愜於一旦不數月而輒去此在尋常交好猶難爲懷况將與之共明斯道而成業如東松者耶然聞東松之歸也二三當道所以待之者甚殷勢必將復來而以余待之之殷

存什伯於當道者則不能不過慮其不來而又恐其來之不速也於其行書此以訂而趣之道光四年甲申孟冬月江南愚弟陸麟書拜撰

予古體文未嘗邀人爲序諸同學謂予宜自序之予謂陸子愉此文雖贈行之篇然以之爲吾古體文序亦可矣論古文之根源固爲語得其要而狀行文之大致則所謂清深而閎肆奧博而紆徐者實亦予生平所心期之境也且其文亦甚清舉可誦蓋非深於古者固不能言之親切有味如此爾遂錄以裝於卷首他日得暇或更自增一序焉道光乙未徐湘潭書後

右跋數行予乙未歲初彙文稿時語也逾二年而晤子愉於省

序

垣已央之作文集序矣則此贈行序可不載於子集然念子愉爲平生論文契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今永別遂數載矣追尋遺文益當珍重遂不忍摘去而仍以冠於卷端壬寅仲夏月初開雕文集曰湘潭續書

悅親堂古文序

予始與徐子東松相見以詩古文議論上下時歲在甲戌也越十年再見於東湖之濱則徐子爲詩文益有名其文尤深造而有以自得會其歸予贈之序歎徐子之學旣成而自顧無所能立願徐子有以規益之而惜其行也致惓惓焉厥後乙酉己丑凡再見以時促不獲深講學業爲恨中間離闊九年予奔走南北所見當世士大夫益多能以其學自名家者亦不乏人獨至於古文則自姚姬傳暉子居兩先生亡意中覺無有與徐子比者每舉筆有所撰述未嘗不神往於曩者東湖之聚也今年秋予自揚州省覲南昌客舍適徐子省試畢聞予至甚喜覲面卽以訂定其古文見屬數

序

三

日復移其寓近予會予遷居徐子亦爲其內弟二張君請遷與同居相去不一里間曰必相過從因次第出其所爲悅親堂古文大半其商確蓋徐子之文視曩所見者又益進幾於韓子所謂醇而肆矣而予自顧無所成如故也方愧餒不遑而徐子愈自謙既虛衷俾定去取復諄索爲序文甚矣徐子之愛予而忘其不逮也顧予言何足爲徐子重輕哉夫昔人論文之旨必曰文以載道又謂本深者末茂理裕者詞昌此固極古今之工於文者無能易其言矣抑予誠蠢愚固陋顧自識徐子以來前後各出其胷中所得相印證其淺深進取之境十未嘗不八九合似亦不至如老泉氏所云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者乃徐子於文進於作者而予未

有所成何歎因思漢時經師大儒比肩接踵豈盡泥訓詁而無得於道然以文震於世者賈董匡劉司馬氏而已至有宋儒者周張二程號得道統之傳雖不至於不能文顧視歐曾蘇王之作何如也南宋道學愈盛講論亦愈詳密而自子朱子外能文者尠其言率晦暗鄙俚取厭於高明之士豈道之與文固截然不相通耶將文實不能離道而文又自有道存耶昔昌黎柳州各自言其學文得力之次序詳已而世或以因文悟道譏之不知不得乎文亦未足以盡夫道也今讀徐子之文其取於道者固皆得乎宋儒之所精思極論以上符於孔孟矣而其行文則始乎規矩放乎神明當其反覆宛轉觸緒旁通若自縱其筆之所之以遍造乎古人所不

序

四

到之境所欲到而畱以有待之境以宣發其精深之蘊沈摯之情絕不規規於摹擬者而玩繹之實無一字一語不有古人之法與意運乎其中焉蓋徐子之致力於文者深矣其於周秦漢唐宋大家下逮元明昭代之雄於文者參合融會無不得其神而遺其貌矣夫乃知文固以道爲本道實待文而明古之欲以立德兼立言者必有修辭之功孔門德行之外所以別重文學四子之書異於後人語錄者以此而苟不然則雖以南宋學道者之講明切究且不能自免於鄙俚而其道因以不光而淺薄如予者更不足道也已蓋至是而幸徐子之更隱有以規益予也而又惜其復將別予而歸且予亦將去此土也爰卽書之以爲徐子之文之序時道光

丁酉十月十有四日鎮洋愚弟陸麟書撰

序

五

悅親堂文集序

予館鷺洲三載始至卽知永豐有徐東松先生工古文然三載中東松無事至府城予雖間見其文而究未識其面也今歲予館洪都八月初八日學使許滇生先生枉顧予訝其早謂從同年徐東松處送場來且云東松古文甚佳近送全稿在署當卽付來一覽翌日學使以劉金門先生古文一冊暨東松悅親堂稿七冊送來予亟讀畢送還并手書一帖呈學使云東松文根柢槃深枝葉茂茂在前明近王遵巖在

本朝學朱梅崖然遵巖文排詞偶調居多東松則千迴百折純以單行梅崖文摹倣有痕字字狠積東松則清深蘊藉漸近自然似

序

六

爲勝之惟題前題後喜發議論雖其間精義疊出一往皆經史之腴然好意太多不能捨割其於文體似少傷矣學使覆札頗以予爲知言東松場後往見學使學使以此帖示之而東松已病九月初扶病至姜樟圃處畱之夜談翌早樟圃過予予因同至其寓相與談文次及於元東松述姚姬傳郎中語謂有元一代直無文章予聞而大駭然見其病亦未與之深辨榜發東松脫解而病猶未愈時時與樟圃言未能一至予寓予亦以積雨久未出惟收拾近作倩人錄成二冊而已一日東松乃巾車冒雨而來開門揖入扶杖登階病已漸愈相與款曲坐談予索其全文又以二冊送覽予讀其文竟前後回以二帖一帖喜其敘事之潔而仍惜其議論之

繁一帖謂讀足下文如入大園林如遊佳山水雖頗覺其繁而亦惟恐其盡良由胸中充實不可以已故借題發揮而英華之著至如此也惜行色怱怱未能細爲評註他日板行竊願挂名其上而爲之序東松見之躍然遂索予姚牧庵危太樸文選本而并促爲其集序嗚呼予何以序東松文哉予惟古文自宋以來歐蘇兩派兼行宗仰者才力各有大小所得各有淺深所詣亦有高下而總不出於平流數暢者居多惟元之姚牧庵明之羅景鳴

本朝之朱梅崖取法韓柳別開蹊徑姚文高古雄傑鬱爲巨觀雖未盡自然而才力實足以達羅文取選甚僻運思最幽措詞謀篇皆冥冥獨造而才力窘短邊幅太狹梅崖雕章琢句上做法言下

序

七

摹柳州神到之篇亦自入妙而筆性滯鈍能沈著不能軒翥且自加品評夸詡太過故予最不欲觀東松才思浩博議論精純變化從心不主故常亦不名一格時而縱筆杼寫纏纏二三千言瞻顧傍皇處處周匝如山川出雲連綿不斷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與世之一邱一壑及一瀉千里者皆不同也時而精心結撰則鍊字鍊句古澤斑然骨秀神清蕭然塵垢之外如浙人治庖澄之又澄潔之又潔一染指而其味自殊也其面目與三家又自不同而不純落宋調則一旦刻苦極而得自然擬議久而生變化人整我散人卽我離故予謂其有玉遵巖朱梅崖之長而無其短也予生平過信東坡行乎其所以行止乎其所以行止之言行文每

直抒胸臆絕不依傍古人東松謂予近文字句不澤於古其言良是蓋出手太易極其所至亦不過宋以後文東松於議論處稍加鎔鍊則躋宋攀唐而侷乎遠矣至於元文不可過貶讀姚危二家選本當自知之正不必援歸震川黃梨洲黃靜山之言以與之辨也以此爲序其當東松之意否乎若純以頌而不以規則應酬之文予不願出東松亦必不願受矣道光丁酉十月上高愚弟李祖陶撰

陸堂先生文集序

國朝古文桐城方姚二公最得名二公生同里先後相去纔三十餘年而其文赫然並爲天下宗吁何其盛也吾鄉之古文

國初推寧都易堂諸子繼是則臨川李公穆堂先生李公作禾川文會序嘗言西江之文撫吉常代興所舉宋元以來兩郡文士接踵相望誠歷歷有不爽者今李公之文固已家有其書矣則吉之應運而興如歐之繼晏亦當必有豪傑俊偉趾美乎其後者蓋吉州與撫州壤地相接山川志載吉之文山字水秀甲天下撫之臨川縣治又上應文昌星古人所謂地靈人傑良非誣也然自李公後而吾吉稱著作才者固不乏人顧與李公埒則殊寥寥學者頗

序

疑李公之言亦特據摭舊事而不必其果驗於後歟洎先生起而古之古文乃復有譽於天下近年尤噪甚自士大夫以逮鄉州童孺無不知有永豐徐東松先生知文者且推其文過於李公焉夫李公名世偉人也盛年通籍早躋卿階出秉節鉞勲業幾欲上媲晏歐至於文章則侃直切論讀之頑廉懦立猶使人想見其蹈白刃而不懼之概私竊擬之殆如賈季論趙盾之政爲夏日之日者先生則少抱經濟坎坷鬱塞歷數十年之久其窮日甚其功力益專故其浩然之氣幽然之光溫厚之意度絜靜精微之旨蘊著諸簡編覽之而不盡味之而無窮在昔人則多似歐王在

國朝則多似方姚有進於李公之侃直切論者雖其才分之美之

各殊亦其遇使之然也李公之言於是又果驗矣而撫吉文章之盛分道揚鑣異曲同工亦何遽減於桐城歟抑吾思之晏元獻崛起撫州官至宰輔歐公繼起於吉亦參大政二公皆以文字受主上特知由是諫行言聽寢而託股肱心膂之任稱社稷宗臣李公歷事

三聖亦由詞臣官至二品

高宗純皇帝屢擬更加大用以其性過剛直爲眾所難諧未果然已可謂通顯矣而先生乃窮愁以至於令作門人醞春墓誌且自謂平生文字頗多以貧故不能編錄成書深懼叢殘零落漸就湮佚嗟乎曼之與歐何宦蹟顯赫如出一轍先生之於李公則窮通

序

二

相懸若此也雲嘗謂昔人有云詩人少達而多窮然則工於文者當不其然故自賈董馬班以至韓柳歐曾蘇王下逮元明諸君子大則至公卿小亦效一邑先生既工於詩又工於文則吾又以此卜先生之將不終窮也其詩文集及別集共百餘卷今邑侯馮公子良首捐貲倡爲鐫板又勸僚屬與先生之戚友朋徒釀金飲之多方謀慮惟恐不底於成茲已剞劂十之六七好慕先生如馮侯可謂勤矣然天下之好賢者諒不少也設有高位大力明識之君子知其文并知其人不獨爲之梓成全集藉以表見其志緒才行之概略於天下後世且爲之援手汲引期得大展布於當世或內或外吾知先生雖老其事業當必有希風前修者則又豈徒文

章之盛足與臨川並軌也哉雲以門下士襄事其間得盡觀斯集
之隆富因益思李公之言爲可徵憑爰述之以摭寫區區欣幸慶
慰之意至論其文以爲進於李公可與方公姚公並稱者知者殆
不以予言爲阿所好也同邑門人吳子雲謹序
道光二十四年
甲辰之春

陸堂先生集序

吾師徐東松先生陸堂詩文集刻將成命門人游楫序之楫讓陋何敢言然竊聞先生緒綸因僭言曰吾鄉壤地周環數千里秦漢以來歷有傳人然而儒學之振興教道之昌明至北宋乃得歐陽子前哲稱其秉純粹之資生熙洽之朝含淳茹和發爲文章上接孟韓誠非溢美由是至今七百餘年士大夫之有志斯文者效習其篇章十且七八然可爲嫡嗣者亦甚希曾文定王荆國二公皆門下士當世均號江西體然王之清深曲折雖時亦近歐而溫裕之致不如未若曾之雍容爾雅敦厚冲和與歐多相合以天故談者謂如禪家之所云滴髓傳焉夫文章者末也道德者本也歐陽子之後百年而得新安朱子道德優矣其本立矣故

序

四

國朝朱竹垞太史稱其文於南渡諸家中爲最醇然近日姚姬傳郎中則又嘗云如直求可當古文家數者則南宋雖朱子不爲是然則有德者固有言然而均之爲有德也而其文之精粗優絀又各有其天資人功之不齊焉固亦非可概謂本立而未卽從之故當曾文定之時偉人碩學自漢至唐無如其多且盛者而文定獨以蓄道德而能文章盛推歐陽公也其與公同郡而與朱子同時者則有吾邑之周益公非特器量風猷屹爲重臣生平企蹤六一卽輿博淵通之學溫雅贍蔚之文亦幾於無愧嗣音然終未能洗滌詞科氣習劉後村楊伯子之言良爲有見其序劉龍雲集謂廬

陵郡自歐陽公以文章紹韓文公正傳繼之者龍雲劉公也而清江劉子澄則謂能繼歐陽者惟王盧溪先生嘗觀龍雲之文大似皇甫持正盧溪文白昌黎出於歐不過近似吾師嘗謂周劉推二家繼歐並非品其文格相類特以其才華後先相望並足雄長於一時此誠爲確見卓論則甚矣乎繼歐陽子之難也宋元之交須溪劉氏父子厭薄末季冗濫之習力掃陳因亦可謂嘖嘖犖犖者然彼固別出機軸也若劉桂隱劉申齋其文於歐陽若相師若不相師此僅可稱遺響而難以云代興至如道園虞氏雖本蜀產自少卽隨其父徙居江西論者尊爲一代之冠冕其懿學淵思與其澄涵演迤之致固雅近歐曾微嫌筋脈懈弛法度多疎以較周

序

五

益公之整密猶覺遜之亦越明代吾郡之著作家赫赫海內衣被詞林者殆不可更僕數而於歐公文能神似者則惟泰和楊文貞公同時黃文簡爲作集序稱其和平澹泊灑灑乎大雅之音最爲知言吾師常反覆其書謂自曾王之後吾鄉之師法歐文者惟楊公可稱具體而微蓋其醞釀深醇老成清省蘊藉之妙實爲北宋後所罕觀特其才醖頗短變化不足發揮精奧獨到之處亦殊少故世徒以臺閣體一概相量而與東楊南楊之不甚長於詞章者並稱或且詆其文爲弱以爲遠不如其詩宜吾師爲之三嘆息也

國朝二百年來郡中名公鉅儒非無其人其文或傳或不傳近數十年吾師特立於永豐東南瀧岡一峰間所居近歐陽子之地志

欲繼歐陽子之業中年遊蹤甚廣足跡幾半天下與四方豪雋砥礪切磋集思而廣益不以己能自多嘗面質其文於姚姬傳郎中姚公爲之延譽聞者或駭詫其言今讀先生之文雖不名一家而其義理之闊深氣體之闊大詞旨之修潔意趣格法之雅淡大方淵然渟然有局有度識者固莫不奉爲六一之高足不僅如當時焦伯強徐無黨之流而已然則論吾鄉之文自北宋以來宗旨派別亦棼出各殊能以所長名於世者列郡皆不乏而於歐陽文能得之最深者輒曠世乃得一則直謂宋時之善學歐文者惟曾南豐而王臨川次之周益公又次之元虞文靖更次之明則楊泰和我

序

六

朝則今於永豐已得先生不亦可乎然吾師非獨長於文詩亦與此數家相埒或且有爭勝古人之處讀者自能辨之惜其名位不顯偃蹇抑塞所志之遠且大者概未表見於世徒以詩文爲審音知心者珍賞歎稱推爲吉州間氣之發見此則天之位置或將有如及門吳子之序之所云者耶咸日望之矣是刻也永豐馮明府子良先生粵東名士也首捐百餘金爲之倡聞風者遂相繼攸助是皆有功於茲集者悉列其姓名於卷中已纂詳道光二十四年受業廬陵游楫謹撰

陸堂詩古文集序

六經爲文章之祖而用韻不用韻其體則區以別後世詩賦銘贊之類宗其用韻者也論辨書疏紀述之類宗其不用韻者也聖人才全德備其言語文辭自然無所不臻其極後世宗之則有優於此而絀於彼得其二三而失其七八者矣周末有孫卿莊列暨屈宋漢有賈董兩司馬及匡劉揚班與蘇李皆其傑然者也兩司馬尤爲漢之文宗然以諸家之作視六經抑何相去之遠耶夫聖人之著述固非後世文章之士所克幾也然亦實有所得於經而後能以其文傳蓋天人性命之奧突聖賢道德政教之廣大而精微國家盛衰治亂之樞機皆具於諸經苟於此而未能深有所積

陸堂集序

一

悟則學識膚陋及其爲文雖或工於枝葉極采色聲音之能亦等諸蠶悅之繡雕蟲之技顧或有學有識矣而其文蒼然無以自振則又其才之各有偏短爾白漢以降才益不逮於古賈董匡劉輩邈焉絕響惟蘇李一派魏晉相承而益工然陵夷以至於梁陳則亦同歸於盡矣有唐杜子美崛起盡掃淫哇號稱詩聖而他所叙述自三大禮賦外類多不可以句惟韓退之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既醇且肆足兼兩司馬之長而樂府古今體詩亦能自闢門戶上躋於風雅周漢以來斯爲極盛由是別駢體而爲古文者莫不以韓爲宗詩亦以杜與韓爲宗雖同時如太白子厚之高卓猶不得與並焉豈非以其才爲千百年所獨絕與然詩自兩宋以來作者

代不乏人而古文則自北宋歐蘇諸君子後幾於不絕如綫何也
蓋嘗論之詩古文之須才一也而才之分數不同後世之詩固非
可以三百篇之體製理蘊論也即後世諸詩家之擅場妙境亦非
人人所克臻然苟有芬芳悱惻之意夷曠蕭閑之懷加以專力繼
以超悟皆足以自成一家不必盡屬宏通偉才古文則體大而義
博取用多而其法繁變自非宏偉之才則其旨蘊之淺狹意識之
多疏舛固已其辭格亦往往以卑而或雜真素輒傷於凡猥矜張
又涉於浮僞無難與易皆未能一衷於是而情文無以相宣不足
感動久留乎人心其他訓詁語錄辭儷時文之習一或闡屢焉則
雖學識闕深而文仍歸於不振此詩古文難易之所由分而工之

陸堂集序

二

者多少之所由判也若工古文而不工詩則亦其才有能兼不能
兼者爾明初方希直以間世之才學韓不至而時近於蘇迥非南
宋金元諸作者所及然猶以神韻不足爲憾歸熙甫之才未知視
希直何如而功力深遂能循韓歐軌轍而自出新意神明於窠窠
之外當爲明文之極則而於詩則不遑及焉同年徐東松生有異
稟肆力於四庫之書者垂五十年其爲文若天馬行空不可羈絆
而運法巧密運思周徹運氣沉雄而淵秣每於反覆酣恣之餘彌
有演涵不盡之致其才益有似於希直而功力亦駸駸乎與熙甫
埒又能自得於詩由杜韓而上溯漢魏六朝下暨宋金諸子擬議
變化一歸於正格雅音益自古詩與古文之並工者韓蘇二公而

已其他皆有所偏勝東松乃能善具美并如此信乎其才之能兼
賅而會通歟嗟乎兼通之才數百年所不數數見者也天既與東
松以數百年不數數見之才則宜爲天之所珍祐且東松兢兢自
飭於行初未嘗恃才以縱恣其志亦非徒欲以文章自見顧東松
今年已六十有餘非獨少壯時慷慨期許之願百未售其一二而
綜其生平乃備嘗夫人世潦倒寔艱疾病種種苦厄亦爲從古
才士之所罕經抑何行拂亂其所爲之至於如是之極也豈誠如
昔人所謂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
者受累多小得者受累少歟非也天既篤生之豈又忌而欲厄之
蓋天之所重者才而已矣前哲有言美名者古今之達尊也蓋重

陸堂集序

三

於富貴又有云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統
計數百年人之富貴安逸倏消倏長於其間者爲數奚啻千萬而
兼通之才獨不可以數數得則其輕重之懸絕昭昭矣以數百年
不數數見之才而與倏消倏長之富貴安逸遭遇於數十年間也
奚足喜卽變而與夫潦倒寔艱疾病種種苦厄適會於數十年
間也亦奚足悲天旣與東松以數百年不數數見之才則於東松
已厚矣斯其生平境地之窮通豐嗇得失天固可付之以無心而
聽其時運氣數之偶然自相遭徂焉矣不揆天意之所最重而認
認焉較量於所輕是豈惟不知天且亦未必深知吾東松耳鎮洋
陸子愉番馬馮子良皆能知東松者其論東松詩古文皆精當余

無以益之也子良爲東松邑宰捐俸倡刻其集曾以調浮梁去工不及竟余延東松至湖南乃爲足成之其體例已前定悉仍不改而第推明乎天生東松於此數百年中其不偶然如此以見區區數十年間屈伸順逆苦樂之說之不足以慰吾東松東松其尙益深思夫天意之所重而無或少弛其勤也哉道光丙午長甯劉德熙撰

附 與陽質民孝廉書

昨以東松詩古文集總序呈教並面陳一切適以事匆匆散去未竟所懷今復爲吾兄質言之東松爲人樸直磊落第嘗推爲英雄本色疾惡甚嚴凡求詩文者非其人雖持重幣不能得其

陸堂集序

四

一字其他非義之財累數百千金亦輒毅然辭卻不顧又勤於利濟雖窮居而可述之事不少言動亦不苟無才人放誕之習獨未免於繁瑣耳其爲文亦然然能於繁而不殺之中得瀟逸不盡之致此境似亦古人所未到特以此見長者少而見短者多耳詩則陶冶精純絕不入於繁瑣而繁瑣乃見於其註此自其本色所流露亦誠之不可掩也其詩文並勝實近來所少他省未暇論若吾江西古文自以勺庭爲最勺庭長於經世之學議論雄傑殆不可當他文亦豪爽精峭所乏者深醇懿雅之味寬博春容之度耳而東松則長於此故未易遽爲軒輊詩莫盛於楊蔣皆大才也然楊不壽尙未盡其才之所可至蔣惟七言

古體橫絕一世餘頗多粗莽笨拙之病以視東松殆不無愧色焉然此就詩文分言之也通論詩文則魏疎於詩楊蔣疎於文均當讓東松出一頭地矣前所作序正欲發明此意而見者或大駭而訾其妄此無怪其然也昔人謂親見揚子雲爵位容貌不足動人故輕視其書蓋古今所同慨况東松窮困衰病種種怫鬱尤爲人所易忽乎包慎伯嘗與弟言東松古文足與汪鈍翁頽頽惜太繁耳其爲人人皆笑其猷不知其猷正足以自立足以自表見也慎伯具人倫之鑒故其言精當如此獨謂其詩未盡脫應酬習氣則殊不然或者慎伯見東松詩不多故云爾多則必不爲此言也文章天下公器積久自有定論世人貴耳

陸堂集序

五

賤目第亦未敢輕出所言以取譏而召闢以吾兄知東松有素故爲布其區區是否望明以教之

睦堂先生集

凡例

一先生壯年曾用活字版傳印其詩集十七卷自以別號名之曰蘭臺詩集後因閱族譜知同祖兄中已有號蘭臺者乃取其所居邨名爲號曰金溪逾數年又增一號曰睦堂而改題其詩文稿則曰悅親堂集迨先生二親既逝每自閱標題輒歎歎太息今愚等乃取先生後所增號而題曰睦堂先生集

一周時人書郎有內外分篇及雜篇等名目晚唐以後人詩文乃有甲集乙集等分目今此集亦分甲乙文則每類乙篇卽附於每類甲篇之後詩則甲乙各自爲集至所以分甲乙之意則此

凡例

集內題跋類中第六卷有數語言古名家詩文集分內外正副之意甚爲精括今亦不外此數語意

一此集詩文均按年分先後爲編次但原稿詩題下所注年分則概未錄刻其有題下未注年分而詩文中又無可推揣者先生亦多不能記其先後則不得不隨便編錄卽詩文中有可推揣者亦或以速辦稿本而忽略之又有題下已注年分而輯稿之初未尋獲後乃偶然檢出顧其所應入之卷則已先刻多頁編定號次不能攙入者亦只得附於其卷之尾

一唐人選詩始有評語南宋人選詩文又并有加圈點者至前明乃漸多若

國朝人則雖自刻詩文亦多有圈點評語矣論者或病其非古然詩文有評點則觀者較爽目且明初人刻時文亦不加圈點後則鮮有不加者時勢相沿何必一以遠古爲泥今此集亦用之中有無評點者則因所照錄之原稿本無亦間有原稿有之而繕寫者取使未照錄也

凡詩文題上已著三圈者則行間多未錄圈點

一此集詩文評語之下署姓名有從其人自署之字樣者有從先生語氣爲稱謂者蓋多沿所照錄之原稿本其原稿有有評而未署名者以問先生而知其人卽多從編輯繕寫者語氣爲稱謂而署之先生亦有因久而忘記爲何人之評不能識別其筆跡者則錄其評而闕其名先生間有自評亦多未署明至評語

凡例

二

先後並無定例隨見隨錄也又有署于評論之上曰某云某云有但稱其姓者有稱其表字與別號之一字兩字者又有并稱其官爵者且卽一人而各卷所稱及一卷之中先後所稱亦或互異總因衷錄此集雜出衆手來去久暫無定先生又多病少暇未能時時悉爲照料而刻工人多不能緩待彙定畫一之稿往往因催促而取次付刻又以貲費不敷難于改寫改刻是以諸凡體例多參差歧異且有瑣屑之處此上三條蓋略舉以概其餘未便絮絮逐一分條詳列耳卽字體小有俗謬者亦多仍之觀者幸諒焉

睦堂先生集

參訂

馮子良明府

劉穆士太史

劉詹巖修撰

編輯

王典

游楫

徐啓運

吳贊邦

繕寫

易錫晉

王祖玉

沈定沂

劉思綱

王錦標

王鶴山

王靜山

張元騏

何邦彥

吳鴻飛

陳希三

徐世懋

徐耀鳳

徐駿文

徐曼齡

校勘

陳瓊祥

陳大儀

王金和

劉振培

胡效祖

劉昭最

羅鴻升

盧良偉

李襄平

蕭明宇

蕭朝鈞

陳登瀛

尹繼隆

徐蓉

吳國士

吳子雲

張舒華

謝鳳師

梁維翰

范密修

徐允元

璠儀劼

鄧國香

鄧際華

曹攢

王鳳芝

陽維城

吳子鶴

徐啓仁

吳子斌

張舒翼

郭德貞

吳濟邦

各家分幫各篇刻賞文目

楊氏族譜序 幫錢拾貳千文

重刻玉厯序 錢肆千文

石溪吳氏族譜序 錢陸千伍百文

湯氏譜序 錢肆千文

嚴源徐氏族譜序 錢肆千文

湖坪^王玉山太學義田記 錢肆千文

五湖書院記 錢肆千文

院前劉氏小宗祠記 錢肆千文

湖坪王氏節烈祠記 錢叁千文

刻賞文目

湖坪王氏新試館記 錢叁千文

記温溪楊氏二節婦事 錢肆千文

楊府君行狀 錢貳千肆百文

奉直大夫王府君墓誌銘 銀邊拾元

奉直大夫李府君墓誌銘 銀邊伍元

恩授冠帶楊府君墓誌銘 錢肆千文

鄉飲賓謝府君墓誌銘 錢肆千文

國子監生吳君墓誌銘 錢肆千伍百文

國子監生戴君坐碣文 錢肆千文

郭登仕墓誌銘 錢肆千文

吳生羽富墓表 錢貳千文

吳添佑府君墓誌銘 錢貳千文

張玉堂府君墓誌 錢貳千文

謝母吳安人墓文 錢壹千肆百文

胡璞叟先生家傳 錢陸千肆百文

明臣吳公台鼎先生傳 梅公房眾幫錢肆千文

竹溪張君家傳 錢伍千文

楊府君暨子韻清太學合傳 錢肆千文

游君虛舟家傳 銀邊叁元

湖坪王氏曾烈婦傳 錢貳千伍百文

刻賞文目

王君鳴山家傳 錢貳千伍百文

楊隱君家傳 錢貳千文

謝氏二節婦傳 錢貳千文

王母彭孺人家傳 錢貳千文

節孝彭孺人家傳 錢貳千文

甯節婦傳 錢貳千文

巖源徐氏二節婦傳 錢千文

劉隱君家傳 銀邊貳元

靜齋居士傳 錢貳千文

郭太學五十壽序 錢拾貳千文

吳生羽富墓表 錢貳千文

吳添佑府君墓誌銘 錢貳千文

張玉堂府君墓誌 錢貳千文

謝母吳安人墓文 錢壹千肆百文

胡璞叟先生家傳 錢陸千肆百文

明臣吳公台鼎先生傳 梅公房眾幫錢肆千文

竹溪張君家傳 錢伍千文

楊府君暨子韻清太學合傳 錢肆千文

游君虛舟家傳 銀邊叁元

湖坪王氏曾烈婦傳 錢貳千伍百文

刻賞文目

王君鳴山家傳 錢貳千伍百文

楊隱君家傳 錢貳千文

謝氏二節婦傳 錢貳千文

王母彭孺人家傳 錢貳千文

節孝彭孺人家傳 錢貳千文

甯節婦傳 錢貳千文

嚴源徐氏二節婦傳 錢千文

劉隱君家傳 銀邊貳元

靜齋居士傳 錢貳千文

郭太學五十壽序 錢拾貳千文

太學張翁七十壽序 錢拾千文

王孝廉母七十壽序 錢陸千文

張母吳孺人六十壽序 錢伍千文

吳錦堂太學六十壽序 錢肆千文

甯太學五十壽序 錢伍千文

郭君七十壽序 錢肆千文

表丈謝君七十壽序 錢叁千文

龍君雅垣五十壽序 其姻王君守謙代幫銀邊貳元

登仕郎劉君六十壽序 錢貳千文

盧母廖孺人八十有二壽序 錢千文

刻賞文目

鄉飲賓吳君七十壽序 錢貳千文

蔡母鄒孺人六十壽序 錢貳千文

龍奉直六十壽序 銀邊一元

居士曾君墓表 錢貳拾千文

黃太學壽序 錢伍千文

甯太學壽序 錢肆千文

楊君福貞家傳 錢叁千文

太學王君六十壽序 錢貳千文

石溪吳氏族眾幫刷賞錢 千文

陸堂先生集

總助刻贊姓氏

馮子良明府名詢廣東番禺縣進士紋銀壹百壹拾兩

程酉山太守名燦策山東泰安縣進士紋銀叁拾兩

李牧臣學博名覺南豐縣舉人銀邊壹百捌拾元外于哪年擬先刻詩集預助銀邊貳拾元

譚桐生太守名祖同南豐縣舉人庚辰年預助刻詩銀邊叁拾元

吳芸蕪刺史名承祖南豐縣舉人銀邊貳拾伍元

李庸齋孝廉名鏡蒼安福縣人庚辰年預助刻詩錢拾柒千文

游用之文學名揖廬陵縣人前刻論文詩三卷及印副壹百部約費錢叁拾千文

段文學名標永新縣人前助請人繕寫詩文集贊費紋銀拾兩

揭處士名瞻球銅錢拾千伍百文

黃錦村學博名軒雲邑人歲貢錢貳拾千文

王荆山太學位下名珉先生邑人錢壹百肆拾陸千文

吳本齋太學名復初先生邑人錢伍拾陸千文

徐醞春處士位下名逢吉先生族人錢壹百陸拾伍千文外庚辰年預助刻詩

銀邊貳拾元

李光表文學名聯勳先生邑人錢貳拾千文

劉穆士太史名德鳳長甯縣人江西錢陸百千文

路雲門巡宰名秉忠湖北縣人銀拾兩

陸堂先生文集

總目

卷一

辯
甲篇

卷二

論一
甲篇

卷三

論二
甲篇

卷四

論三
甲篇

總目

卷五

駁
甲篇

卷六

議
甲篇

卷七

說一
甲篇

卷八

說二
乙篇

卷九

考
甲篇

卷十

雜著
甲篇

卷十一

書籍序
甲篇一

卷十二

書籍序
甲篇二

卷十三

書籍序
甲篇三

卷十四

書籍序
乙篇四

總目

卷十五

引
甲篇

卷十六

題跋
甲篇一

卷十七

題跋
甲篇二

卷十八

題跋
甲篇三

卷十九

題跋
甲篇四

卷二十

題跋甲五篇

卷二十一

題跋甲六篇

卷二十二

題跋乙七篇

卷二十三

題跋乙八篇

卷二十四

題跋乙九篇

總目

卷二十五

贈送序甲篇

卷二十六

書甲一篇

卷二十七

書甲二篇

卷二十八

啓甲篇

卷二十九

尺牘甲一篇

卷三十

尺牘乙篇

卷三十一

述甲篇

卷三十二

記甲篇

卷三十三

記甲篇

卷三十四

記甲篇

總目

卷三十五

志甲篇

卷三十六

銘甲篇

卷三十七

銘乙篇

卷三十八

贊甲篇

卷三十九

碑文甲篇

卷四十

書事

甲篇

卷四十一

祭文

甲篇一

卷四十二

祭文

乙篇二

卷四十三

行狀

甲篇

卷四十四

墓表

甲篇一

總目

卷四十五

墓表

乙篇二

卷四十六

墓誌銘

甲篇一

卷四十七

墓誌銘

甲篇二

卷四十八

墓誌銘

甲篇三

卷四十九

墓誌銘

乙篇四

卷五十

傳一
甲篇

卷五十一

傳二
甲篇

卷五十二

傳三
甲篇

卷五十三

傳四
甲篇

卷五十四

傳五
乙篇

總目

卷五十五

壽序一
甲篇

卷五十六

壽序二
甲篇

卷五十七

壽序三
甲篇

卷五十八

壽序四
甲篇

卷五十九

壽序五
甲篇

卷六十

壽序六
乙篇

總目

七

諸家評論

詩文書牘皆彙入其編次先後無定制

尊集讀數過矣大旨不外孔子有物一言而峻潔之品渾茂之氣
深湛之思淵永之神矯變超逸之筆與望溪惜抱最近正宗所在
當前罕倫不僅弟退避三舍也生平最惡短震川者謂六雅妄先
得我心斥蔣之奇羅牧尤大快人意愚弟沈毓菴頓

近來談著作大率各執一說紛然聚訟能持橫理翻倒前人一案
便自以爲論古有識不知此淺學所快而老成所深憂也讀東松
先生諸作酌理準情不參己見斷制森嚴一字不苟扶勸之情盎
然溢於楮墨間蓋本歐蘇會王之筆以達其平日格致誠正之功
豈覺囂矜才使氣者所能彷彿安成性齋陽維城拜讀

評論

先生詩文字字透句句快讀之如啖冰桃雪藕啜玉醴瓊漿其悅
心爽口可以意喻難以言宣也此固無論其古今體文皆然矣而
外間稱其古文者尤多則以其意義深醇議論平允攷覈精詳兼
之穎思健筆浩氣英風無不達之隱饒不盡之情至於金石記序
之文則又藏鋒斂鋸古色古香簡而不枯高而不寒此實近世作
者所難備美曾南豐所謂有道德而能文章者是殆其嗣音乎非
若時文之成家海內猶不乏人也獨是先生之時文看似尋常最
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正變濃淡不專一體亦豈亞於其古文哉
某朝貴稱爲平淡而精深精深而平淡山陽汪公瑟菴先生督學
江西于樊士時深贊其高雅異常又引元遺山論詩乾坤清氣得

來難之語因疊舉先生詩古文時文曰種種皆得清氣蓋公但見先生少年應試之藝數作已津津欣賞如此真知言也區區豈阿所好哉受業族孫逢吉佩讀謹識

東松先輩以所著文見示讀之至夜復呼燈照讀漏下十數刻而兩編始畢文之善者能使人久視不倦而惟恐其盡有如是哉不佞於近古人集往往讀不終卷輒思睡非其義不足而辭未工也殆每不能忘摹擬雕飾之習而微浮卽僞讀之如對衣冠客寒暄禮飲惡得不睡若秦王在座真氣滿室則吾雖熟寐亦驚起與之談矣正如今夕玩君文不思睡也欲分注其精神所在則美不勝書螽聲遶肩勢難徧及且聞詰旦錦旋矣草附數行命盼子謝教

評論

二

適發舊恙不及躬繳大著且敘別罪歛罪歛餘唯侍奉萬福不盡卽日舒夢蘭頓

諦觀三冊識超筆卓氣盛義醇洵韓子所謂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耶夫名爲實賓加膏希光疇能測來茲之造詣與奕禩之蜚英也用贅蕪語以誌欽企希高明鑒管焉世愚弟銘惠拜讀

又

統觀諸大作議論精當識見超卓而詞氣又極蘊藉信爲斲輪老手間有一二處可商者特愛註出幸勿嗤妄耳肅此上東松先生采覽已丑辜月六日世弟銘惠拜讀

古文歇絕師授無人竟成廣陵散矣今得閣下大作確有法門可

勝忻拈當此古學陵夷尙有有心人默爲撐拄豈非吾道之幸兼
山材疎學儉此中闢奧未能窺尋萬一况刻下甫經卸篆俗務填
胸於大作祇能略觀大意未敢妄加點竄茲就愚見脩爲區別要
之俱非流俗人之文而實淵源古人之文也間有詞句未盡入古
者宜隨時自爲酌改千秋大業實在閣下芻蕘之言伏惟裁察不
宣不備愚弟張兼山頓

具上下千古之識爲彌綸宇宙之文體裁嚴整氣味淵深是醞釀
諸大家而自成一家者詩與文並堪不朽年愚弟鹿澤長拜讀
諸作老潔之中饒有神韻望溪姬傳兩先生後作者當與鼎立壬
辰秋九月年愚弟石家紹拜讀於南昌縣署之一楊軒

評論

三

大集學南豐廬陵二家而無仿摹之迹融液瀏亮俯仰情深傳後
行遠無疑也

程西山謹識

根柢深厚無一字無來歷其有關世道人心之作尤爲激擊動人
亟當付梓以公同好壬寅孟夏嶺海馮詢拜讀謹註

歐羅不作道幾燿山川愁倦如伏店誰其蘇螫抽穎尖耀蓄日久
宣厥潛吾甥頭角倚霄嶸夢觸星斗下墮欄噉而吐之光滿函寶
珠媚川金燭巖造物所惜窮者貪彼且一目數行兼安暇向人白
眼嫌彼且存心千古含安計其家無石擔獨爲菽水憂頽願雖壯
非少嘆滯淹與我每作滄仰談往往夜坐催鼓統古文一綫垂僵
蠶不飽餓腹緒曷探大言炎炎小詹詹鄉曲工習輒語甜或噉或

暗或讒譖非是弗賞來譏譏翹者抑之豈其堪汝曷不走江北南
遂訖大海龍蝦諳五嶽又可攀且瞻赤文綠字碑鏤鑽遂與健者
交酒酣傑若天馬脫重銜孰爲先驅孰旁驂資今攬昔糝苦甘一
一細入大其涵吾將老矣廢不慚萬事掃等鴻毛織文字結習餘
華嚴授課餬口空誦誦何人遇風解筏帆獨於汝刮鬚膜覘願汝
調度百自吹毋爲伊悵愁壘鹽擢蘭樹莖開榛藁從此華

國佐治咸慰汝親老白藁藁致以淡泊鳴則謙磨礪圭角砥礪廉劭
先嘉後衆望饜我何贈汝無貂襜珊瑚架筆家珍緘用光鐘鼎題
琅籤厥姓徐氏名湘潭

嘉慶丙寅年夏讀東松古之書後卽正

愚舅張瓊英

評論

四

論極精卓得力於蘇長公辨皆峭刻多近柳州持論尤平允能要
於其當勉爲之固不朽之盛事也

嘉慶甲戌七月

友生李鈞簡評

文能別裁僞體極微識解之正再於古人修辭之簡嚴而使氣之
奇橫處加功則進乎衡矣甲戌之秋新城愚弟陳用光識

東松古文自爲一家洋洋灑灑不襲前人蹊徑是卓然能自立者
由此深之以養其皆醇也而後肆焉庶幾其登古作者之堂乎甲

戊季秋

復堂廖寅讀

姚姬傳卽中與其門人陳石士侍郎尺牘云前作書未發徐東松
至乃得七月初十日手書東松又迹近况甚詳欣慰欣慰東松居

此一宵略閱其文誠有才氣亦佳士也其年三十二甚可用功將來成就未可限安知不突過吾輩乎石土於應務紛冗中常使此心澄空甚佳甚佳久久純熟古賢何不可到也前所寄古文今閱畢寄還大抵正有餘而奇不足此不必勉爲奇只益求其醇厚卽自貴耳古人不云善用其短乎南中旱荒當此財匱之時尤難展布而吏之才能而實心憂民者亦希見其人羣黎之瘁彌可傷耳餘續報不一

嘉慶甲戌年

至福海寺訪徐丈東松不遇

壬午

南豐

吳嘉賓

子序

失意復還山迂途來叩關逢時多舛滯訪友亦迤邐蕭瑟風煙下陰森竹柏間遲君久不至淒凜動心顏

評論

明日徐丈至宿寺中數日旣別卻寄

寒風刮簷蕭寺深竹樹騷騷時自吟長談相引若挹注今日始見徐生心蛟龍失水互濡沫坐望泰山雲作霖吾儕進止益有命邂逅且勿論欵峯會城兩月苦迨促終日奔走塵滿襟別時預約此地會咫尺豈憚來攀尋稻田細路到門口始見板閣樓崇林斷橋沙岸通遠市久立直待脊橫參輿夫三宿主不厭淹畱願盡聞德音徐生古道滿懷抱歉然對我何惜惜見聞旣定語平淡三復始覺皆規箴端眉肅穆若彝鼎交友莊和如瑟琴平生知契苦未廣先生傾蓋情所欽今茲晤言益傾罄感愧相兼成斷金山中薄寒歲欲暮飛雲入戶來夕陰北園高枝半葉脫飛鳥叫噪投空林追

思握手不易得仰見溼霧迷高岑

述懷贈徐東松先生

吳嘉賓

序年乃父事品學實師表忝君情誼深側坐論懷抱弱齡肄經業
生事賴旃幘受資有瑕瑜樸直兼僻傲裁成諒多塗勤力終有造
空山信獨學求古默研校譬如行鉅野俛俛隨所蹈志進遂無擇
顛蹶屢泥淖既至乃合轍天幸初豈料歷觀能言人蓄疑未敢訥
一通常百蔽得拙每失巧似由推測知非盡踐履到又不事虛衷
橫說誑愚眊同聲若雷蚊異論益顛倒彼皆殊尤姿憫歎安可笑
倘令居世近實願涓壤效君才固作者陳義尤典要寬平守中和
周匝盡深宵百家廣包羅片言別區導衆人服簡易未必識華妙

評論

六

錦帶束章縫廓落古人規矩步遊市井安得免嘲傲邈來愈疎闊
所至遭枉撓苦無負郭田俯仰徒歎悼志大所就難辛苦略細小
世論一概量刻責太苛繞倘令處賓師訪問焉不曉胡爲計米鹽
百願無一了糊名事由天命蹇勤瑁瓌艱難玉豪賢信不關妒媚
悲君抑鬱詞恐損堅直操藏沽兩向求懷者希世實冥鴻養六翮
所拙梁與稻忽然送青冥一舉極穹昊要之竟不遇著述久彌劬
所虞屢困衰豈患將知耄皇皇數君子落落晨星照君猶及兒之
庶望典型紹文章百代心一脉泄天奧小儒強解事渾沌開孔竅
子淵望闔門頓使元髮皓聰明詘毫釐得似精已耗吾儕不如古
幸生古人後前賢洞披析中行在自考速成與勢利半以二故撓

粟粃具春簌不食烏得飽患多才士病敝帚苦自保豈無青滿家
撥拾僅成囊幾人能卒讀到手秋葉掃雖云蘊隨卞礫石已不少
徒增鈎纂困豈益名字好敢告大雅才此咎願無傲蓬山未能遊
空谷恨枯槁周旋塵土中那得恣搜討可憐同聲友南北散飛鳥
此志易蹉跎兀兀百年老弁陋頗務實一得窺奧窔所慙積根淺
未敢出論早營道欣同趨咫聞希及教庶幾附驥尾終取千里道

與徐丈東松書

吳嘉賓

東松二丈先生閣下嘉賓始者亦常徧觀古人之文知識淺固無
所開曉先生獨懃懃勸誘謂其可學此古君子所以長育人材嘉
賓何足與此自是始求博觀而深思之其淺固無以勝前又未久

評論

七

無所得私心常恐負先生之言意有所取不自知其有合於體要
與否輒敢陳其膚廓以待先覺之裁或無背於古大賢相繼持世
之微意則可以盡心焉大抵風氣之敝古今略同今之君子其是
人也以一國其非人也以一國此皆不知其本者也賢者有得於古
相時之敝而調劑之其次有得於古而謹守之其下者無得於古
而苟襲之適以累古其不肖者則更端立說藉托影響以伸己論
求勝前人而已自古及今常以賢者持世苟無賢者雖無不肖久
而必敝文章之作始於東周盛於西漢其後屢衰而屢復蓋自東
漢風尚惛惛至於南朝實爲偷靡而文章大敝昌黎復之經亂又
衰歐陽復之自宋以來士莫不修經術文體簡易而稍疲恭矯世

者欲誤之以彫琢僻怪震州復之是皆賢者持世之效也夫作者之意主於自發其言言既合於理矣而其文章之體又有以極於無累則後世取則焉數千年來賢者寥闕而其作述相繼損益文質所見益親後之學者志求古人當審諸數賢議論歷世相符之處不當增加異說以求高矣學者爭言西漢而西漢之文不同司馬遷之文肆於情賈誼之文暢於事董仲舒劉向之文優於經司馬相如揚雄之文贍於辭相如揚雄之文後爲辭賦體變尤劇白唐以來始以文章獎天下唐以詩賦取士士皆博文強識爲詞章雖韓柳創爲渾灑之體而實兼有司馬相如揚雄之長歐曾以來文體樸茂則專於司馬遷賈誼董仲舒劉向爲近永叔之言以爲

評論

道足者文不工而自至其言蓋彌切於體要然宋試士用策論故亦益平易其體使人人可爲震川因其體抗而引之而愈卽於高明矣且夫正琴瑟者以耳爲準分澗澗者以舌爲準定文章者以氣爲準度義理者以心爲準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授古之豪傑魁磊之士必有以自得乎此而後抗千載之下攀乎千載之上同而不足以爲同異而不足以爲異也故士平居則務講度事理涵揉性情誦讀則務博習於辭深知其意則於爲文知簡明樸厚之可貴而不暇繡繪篆飾之功至其自得也雖有奧衍如莊周奇麗如屈原不以自累其言况其下乎文所以載道也道贏而文不足取也文贏而道不足去也於道無損益視其文之可法而已

昌黎曰文唯其是爾夫剛柔由夫所養小大域於所知質文視其所業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近世作者之論蓋各有所偏也士有特立之操而後可以成至盛之詣是以望溪硜硜於前夢穀諤諤於後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嘉賓將益務其本而求精其法異日庶幾得爲謹守無累之士則亦無負先生之言人有行而言其所已能者又有望而似見之語其然否者不知其見棄知德之士否也唯先生裁之

徐君東松以古文著稱諸名宿評章推服無以加矣惟十年前余爲劉萍鄉校註五代史記蒐討羣書得君悅親堂集數冊讀之衆

評論

九

美咸備尤喜其考摭精博多獲心同僭附辨證徐君語余並存稿惜未讀其全集也今復遇于會城其全集又爲當途及快士爭先傳觀未得盡讀得其一冊有彭思永行狀辨極確余爲跋尾幾千言夕讀朝還九鼎一瓣猶未屬饜也茲者徐君乘舟將歸謂余不可無序於其集余答曰君文不輕邀人作序命及駢鄙何居况陸君子愉李君邁堂諸作者已贈煌煌大篇且集未盡讀序亦寡當也雖然歷年契闊幸會旋離固不能恣然無語竊謂斯人斯文旣不獲大伸其志以實見諸規爲行事又無爲之梓行其篇章以傳佈于天下後世者茲非士林中一缺望事耶徐君交遊不爲不多當必有有力者爲之料理使世之有志于文與道者長得均食其

惠豈惟余得盡讀之爲快而已哉道光丁酉十月望日南昌樟圃姜會謹跋

奉題東松先生陸堂集

辛苦平生卷裏鬚等身著作道之腴二千餘歲歸金鑑所著論文詩三卷已

刻六十萬言經冶鑪先生著作待刻者已有六十餘萬言不合林泉閒李杜豈徒門

戶闌韓蘇讀來果似珠船好一卷堪銷酒百壺光澤高雨農中翰見先生文即寄書與

建寧張亨甫孝廉云此又得一珍珠船也

雅抱高懷海內推文章詩律更全才聲聲莫便讀將去字字曾經

戲過來二百年袁公力振亨甫孝廉謂先生詩能起吾鄉二百年之衰一千首富手親

裁妙喻禪家推正眼黃樹齋侍郎品先生詩爲大家正宗猶禪家所謂正法眼藏云辦香卻自愧

評論

駑駘

讀先生論文詩三卷轉取諸家之論先生文者得絕句一首

鐵夫而上次陽湖此論非公吾不愉先生年二十餘時鄉先輩仰品其古文如此今則不啻爾

矣陽湖謂憚子居明府舍人謂先生文兼學歐蘇而深有得當時方姚成鼎立翼城石瑞宸司馬所許古人把臂有歐蘇農

撫州樂安王金和獻稿

敬讀徐睦堂先生文集書後

吾邑人才舊有名歐羅而後見先生詩從三百探宗派文集八家

推大成白水齋供等芻豢青衫聲價敵公卿紛紛堪笑炎涼態事

業誰知百世爭

中庸分論至誠仁義禮智之四德曰寬裕溫柔曰發強剛毅曰齊莊中正曰文理密察愚常借此以論文見古來文之善而卓然可傳者未有外此四語者也其所得之偏全多少深淺則不同耳豈謂有如是之文卽有如是之德哉但言其文之韻度風力神思義蘊如是耳此先生居常論文之語也通觀先生之文覺於此四語亦時時能肖似之焉不審識者將以吾言爲何如

門生吳國士頓首拜

風發泉流候龍遊鶻落時包羅天地秘闡洩古今奇氣壓詞曹侶
光同吏部碑千秋勤仰止大業有餘師

後學生張舒華拜草

評論

十一

讀睦堂先生文集書後

庚子秋試東松先生僑寓洪都芳秋隨家大人後進謁道顏時忽
忽言旋未得以所學進質每深悵恨歲壬寅先生朋徒數君者共
爲編輯詩古文集付梓版將成先生以古文樣本寄家大人校閱
家大人授芳秋讀之繙誦數四不忍釋手如食諫果如啖甘蔗如
入深山古寺如聞夜半鐘聲且愈自悔所學之爲門外漢也或謂
余曰東松古文全無聲色臭味子何愛之深耶余曰此非唐季及
宋以下人之文乃周秦漢人之文也聲色臭味豈在貌取者哉或
又曰子曩與姜樟圃孝廉交好又因樟圃遊包慎伯明府之門聞
子言二公每云攀躋羸劉鞭笞唐朱東松豈其流歟二公之說果

有當歟余曰是也有二公之資學乃可爲二公之言不然嬴劉豈易攀躋者唐宋誰敢鞭笞者至於骨格之宏堅詞氣之溫柔敦厚則東松先生之文品又當在二公上矣謹書於後轉以質之東松先生時道光癸卯春正月之廿五日也石陽世愚姪胡芳秋敬識捧讀尊刻以恩卒謁別不及雜誦全集逐篇細注爲歎古體文論駁諸首其凌厲鷲悍與勺庭相伯仲而短篇尤迥折峭勁直上溯韓柳而下抗衡乎望溪詩五律最勝沈雄處逼真老杜七古瓣香涪翁餘則融洽唐宋以來諸名家而不名一體要之爲必傳於後無疑制藝稍亞於古體然亦高渾不落時蹊鄉先輩流風今有替人真足爲吾郡生色矣

鄉晚伍典拜閱

評論

十一

雜文胎息六一其氣味深厚又間有似南豐處

道光癸未之歲

夢白鄭祖琛讀一過

見示大作三冊沈雄激宕駿駛入古大家之室不圖風塵邂逅中有此奇緣幸幸茲當暫別蒙允飭徒照摺角處代爲鈔錄得後或卽並嘯咏鴻章交瑤辰大尹彙寄章垣似覺從容省便此請

東松二兄先生文安

愚弟張錦珩頓懇

謬荷搗謙以大著盈尺相質弟目力甚鈍爲日既促又復牽于雜冗僅能窺其崖略然已發後生之畏矣制義中儘多傑作惜行畫驟難辨識未及細讀散體三本業經逐一展玩其中論古有識間能發前人所未發幾幾不減東坡志林史筆記敘或短或長俱有

樸茂美意姚姬傳謂能爲古文便是豪傑如足下之心思才力求之近今未可多得豈僅如何無忌之酷似耶讀詔說一篇爲俗情痛下鍼砭知高明集益最重直道曷敢以諛詞獻大凡古文必有家數所謂從一家入一家出者較之帖括其難百倍故非極博不足以開拓心胸非極邃不足以究知利弊有一分學識乃增一分醜味有一番會悟乃進一番境界必須意餘于文使人得筆中筆味外味至于章法結構又其顯然者也足下頗稱重梅崖之文梅崖誠近時作者惜其經營而未脫經營之迹極意變化而終覺力不從心然總無一率筆蒼筆故能卓然自成一家以足下之英銳加以沈潛反覆醞郁之功自當飛騰而入前輩何梅崖之足云但

評論

十三

今日取心注手尙當從戛戛其難著想久自得之非偶然也弟一生苦眼高手硬不能文而談文深覺汗顏惟虛懷者諒之詩學未曾畱心不能妄參一辭謹以奉覆順候早禧統希心照不一

嘉慶甲戌之春

同學愚弟鄧傳安頓首

弟於廿一日擬買舟回里因泄瀉後足力甚弱未及至尊寓奉別想屬相知當恕其苛禮也拙文祈付去手弟才力劣薄所望吾兄英銳果敏之氣益自努力以期至於古人耳拙文不足道也握手有期別懷眷眷惟自愛不一

弟魯纘頓首

東松仁兄大人辱訪夜話次賦贈卽求 教正

不欲泛泛如鳧隨波逐流以爲娛但欲球球如玉不雕不琢以爲

璞徐生徐生天下才拔劍斫地何雄哉高懷雅抱世已識真體大
用誰知推下筆常驚風雨入篇成能使鬼神泣安得爲君前執義
和鞭朝遊咸池暮崑崙熗火息熠朗耀宣鸞鷄鳳叫帝之闈凡羽
斂喙無敢喧不然相期拾瑤草絳雲白鶴與爾爲往還君來訪我
三伏天山溪瘴毒愁相煎涼雨妙得天公憐贈君青瑤一片石君
應報我赤玉盤勸君且飲君勿眠明星爍爍窺簷前

道光甲申仲夏書此於余氏蒙泉家塾

爵滋拜草

喜徐東松先生夜至卽贈

南豐吳嘉言子願

三年別有涯此地手重把叩門殷中宵秋堂燭剛地拂衣各看面
懷抱一時寫行沽得薄酒倉卒亦聊且平生二三人食息安可捨

評論

十四

山川使分張勢若南箕哆迷途誰津逮得意又和寡周旋麗滄中
寢欲變暗啞抱經比懷冰談藝如奏雅滑稽意良苦唯諾中太假
由來趨向異遼闊斷風馬出門試延步月色皓九野單衫風露裏
羣夢獨醒者緬思阿蒙語自顧顏生楮鴻鐘幸答莛良藥冀除瘕
嗟君苦飢驅坎壈盛名下未成三徑資安得萬間厦不然踐前約
來往訂蓮社論文太瘦杜問事長頭賈虛願固多端方寸詎堪惹
鄰雞候三號晨光撲簷瓦

東松先生閣下接惠翰得悉新得一珠如夫人身體平安甚慰甚
慰然滿祝是璋乃只得瓦仍望璋卽來耳目來拜讀大集欽佩不
能釋手淵懿醇茂真不懈而及於古容俟細細領略再珍復并現

得拙句一章奉贈統俟覓有佳紙錄政黃君囑寫拙詩亦不日一
并復命也致蕭廣文信當速代妥寄茲將渠來信一函附呈祈登
收承許賜拙稿序文並乞書惠詩便中賜下幸幸即請文安不具
憑弟馮詢頓

東松先生足下聯二副昨夜作成送上以便束裝前存尊處雜文
一冊八股十一篇希檢還前某人別時曾言足下有手條屬其交
崑園弟比告知以即繳還足下不知曾交割明白否以聞之戴府
此公頗心口不應故一詢及也祠碑極費匠心所指皆是唯於風
裁不相協故仍自加繩削至乙未冬係粥廠非煮賑煮賑係荒政
粥廠乃年例其事各殊唯是年應煮賑而僅以例廠了事故致事

端弟文中頗見其意而亦不至傷眾足下以爲何如銘詞易必字
爲謂字似可矣足下行矣前期非可預定惟願志於遠大以成盛
業足下指摘鄙文大都精當以此識力豈有不能自見之理且弟
遇與足下相識諸公無不以天文爲繁爲蕪與弟見大畧不殊而
足下持之愈堅蓋以諸公居同里或不無爭名忌名之心耳至如
弟者雖無似然自弱尙謬負聲譽迄今且五十年深受虛名之累
其不至爭足下之名而忌之亦明甚矣弟故不學然自先秦至北
宋諸家傳文無不見者南宋至今雖耳目狹隘然其著者亦畧能
言其端緒別其工拙不應獨至夫集而遂昧昧也夫玉必攻其瑕
金必揀其沙乃成天下之寶庸眾所知也文章乃天下公器作者

固代不數人而讀有常滿天下古人之文具在其有瑕與沙固人
人共見不必材力相及乃能言其得失也願先生之自重自珍毋
存世俗享帚之智者則斯文幸甚文貴可傳不在多有一件可傳
自足豪矣不在兼長抑聞之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交友之道也第
當止而不止於自處之術誠疎矣衡以爲先生也則忠之例或亦
不至遂開罪於大雅也先此代面下午走送恐恩息不悉耳奉問
日安不盡十二月九日愚第包世臣頓庚子

東松先生閣下屢由崑圃處得書又子良上省詢悉道體安和爲
慰新人弄瓦足徵老人精力尙健添丁之慶不過今秋冬間事耳
子良有代閣下將大集付梓之說雖摘鈔亦甚善也惟此事不厭

評論

十六

精詳所望如貴鄉完識再三刪改以成完璧以垂世珍否則刻行
之後追改殊難矣以閣下潛心此道數十年多見多聞自必中有
定見然敬慕道德者無不以委繁去冗爲說隨人道好固非力排
羣議又豈盡善耶學人須具三心謂虛心平心細心三心備則日
進無疆轉益多師古之間人流傳到今未有不由此者閣下俯採
友生諍議後日誰知定吾交者乎是於閣下有大益而諍議之友
生不與其利不過生才實難西江得閣下頗非易事而以國執自
護自矜千年之業其可惜實甚耳世臣遲滯至今始得成行相距
既遠不惟前期不可必卽書問亦非易易故爾卒進其愚世臣歸
山之後亦欲修飭舊業七十之年忽然將及從前筋力戲擲此日

徒傷老大悔何能已匆匆留此屬崑圃覓寄諸惟爲道自玉幸甚
幸甚愚弟包世臣頓首 壬寅五月十一日

頃蒙閣下惠示大著書事誌表一帙讀之欣然叙事簡淨逼真古
人中寫閭巷細行質而不俚尤直入史公深處議論不擇地湧出
如萬斛源泉又如山川出雲連綿不斷用筆則清深蘊藉無矜心
作意之痕所謂脫盡屠沽氣非耶然好意太多不能捨割第終以
愚前言爲不爽矣大抵人患才少閣下則患才多如書彭烈婦事
洵可肩隨震川然論中引震川事而極贊之下即可接抑吾觀句
獨其後之行實可不必諸如此類皆芟旁枝而存正幹則議論與
叙事皆雅潔矣祝善人墓表借題發揮古人原有一格然論中或
謂以下似太蔓延卽欲警醒愚蒙豈可茫無畔岨愚意欲以昔元
遺山句直接奚啻莫稗與嘉穀句而以或又謂一段另低一格附
文後不審閣下以爲然否

本朝方望溪文高壓羣言魏叔子刊落瑣細蓋以大意旣得有不
必屑屑言之者侯朝宗謂閒漫處不妨動色而陳若正經發議處
不過數語便歸控馭正謂此也第觀近世文大都失之薄狹得閣
下之才振之庶幾有濟而議論又間失之蕪故如命不存形跡而
敢以此言進若或聽矣則僕罪大矣此復 東松先生大人閣下
愚弟李祖陶頓首 丁酉十月十日燈下

3

16 册

書名	勝堂集		紙
版別	冊數	16	年
議價	10	議價章	月 日
編目	PO	第 2 號	號

北京市圖書業同業公會印制

奎 3553 号

